

讀書月  
特別報道

這個草木芳菲的人間四月，它也是屬於讀書人的書香四月，愛書人啊，俯仰於天地之間，我們共享書香漫漫，共讀山河書卷。



凡塵曉遇

專欄

## 一座城，書房情

□李曉

在本城文人圈子里，伍先生性情孤傲怪僻，清瘦得只剩下骨架的伍先生平時大多仙鶴一樣獨來獨往，很是不合群。

舉一個伍先生怪僻的例子。有天，伍先生出門散步，他眉頭緊鎖，愁着人生。一個與他熟悉的人主動上前跟他打了一個招呼，吓了伍先生一跳，他當場就跟那人發火了，你跟我打啥招呼啊，無聊！伍先生拂袖而去。這事後來傳開了。我知道後，也覺得伍先生不近人情，質問他：“伍大哥，你咋這樣呢？”伍先生跟我解釋，他正在思考一個問題，人思考問題時是不能“走氣”的，那人跟他打招呼，哪怕自己只是“嗯”了一聲，體內匯集的元氣也會跑冒滴漏一部分，讓自己獨自思考的質量大打折扣。

伍先生長我20多歲，與我是忘年交。我能與伍先生交往，或許是我的討好型人格讓他心里愉悅。在本城文人圈，我是在公開與私下場合都力挺他的人。伍先生寫小說、寫散文，他還寫舞台劇。伍先生的文字，深受古代文學浸染，他的文字半文半白，有時讀着稍顯拗口。但我確實欣賞伍先生惜墨如金的文字，準確、凝練、生動、美感、有力。我與伍先生的第一次相遇，是在書店里，他在書架前貼着身子看書，我一看就眼熟，我在報刊作品上看到過他的照片。我主動上前問候他：“你是伍先生吧，我很喜歡你的文章。”伍先生有遇到知己後的感動，他伸過手來，問了我的名字後脫口而出：“久仰，久仰！”伍先生的話，頓時也讓我受寵若驚。

那天，我與伍先生在書店外的一條小巷子話別，相互留下了聯繫方式。3天後，伍先生給我打來電話說：“天氣尚好，今日有閑，可否一聚？”我也寂寞，立即回應：“可以，可以。”伍先生住在老城一條巷子里，青磚小樓有50多年的“年紀”了，他說住在那房子里接地气。我如約

來到伍先生的家，身材碩長的他張開雙手，大鳥展翅一樣要與我擁抱。

晚上，我在伍先生家吃了他用砂鍋炖了大半天的酸萝卜老鴨湯，喝了他泡制的拐枣酒。我接連喝了兩大杯酒，伍先生善意地提醒我，這個酒壯陽，你得注意一點。我呵呵而笑，感覺伍先生還是挺幽默的一個人。我與伍先生吃喝談笑正歡，一個滿臉皺紋的老太太開門進來，她朝我似笑非笑地點點頭。伍先生輕聲告訴我，這是他太太。我說，叫上她一起吃飯啊。伍先生毫不隱瞞地告訴我，他們夫妻倆47岁那年就分床睡覺，50岁那年分灶做飯。伍先生嘆氣說，就這樣湊合着在一個屋檐下過下去吧，懶得離婚了。伍先生的女兒在上海安居立業，外孫是他按照《詩經》里一句詩的靈感取的名字。

我與伍先生吃喝完後，他領着我走進他的書房。書房不大，牆壁四周書櫥里，是滿滿當當的藏書，他說，有數千冊藏書了，文學、歷史、哲學、醫學、植物學、心理學，甚至母猪養殖繁殖之類的書，古今中外，門類齊全。伍先生告訴我，要多讀雜書，這樣寫起文章來，才文思滔滔。我連聲稱是，並感嘆自己的積累實在是太少了，寫起文章來有些憋悶難受。伍先生說，那可不行啊，你看比如錢鐘書，研讀史學、哲學、文學、心理學經典，要做真正的大家。

我站在伍先生的書房，那些已發黃的書籍，似故人沉沉的眼眸凝視。每一本書里，都有游蕩的老靈魂。伍先生帶着我，一一介紹起這些藏書的身世來歷。哪本是書店買的，哪本是舊書攤上意外發現的，哪本是用自己的藏書與人換來的。伍先生的臥榻，就在書房角落，我擔心那小木床不能伸直他瘦長的身子。我浮現起他深夜看書累了後，就蜷縮在小木床上，在夢呓里喊出書中

人物的名字。隔壁，是他鼾聲四起的太太。

我同伍先生坐在書房里，聊起各自讀書的事情。伍先生指着滿牆藏書提高嗓音說：“他們說我這個人沒啥朋友，對啊，我就是沒朋友啊，這些書就是我的朋友，有它們，我這輩子就夠了！”伍先生說，到晚年了，現在交上了你這樣一個朋友，很幸運。伍先生說這話時，我見他的眼圈紅了。我動情地抓住他的手說：“謝謝你把我當朋友。”伍先生還說，能夠進他書房的人，這輩子沒幾個。臨走前，伍先生從書牆里取下一本書送給我，那是1987年出版的《夜航船》，明朝張岱的著作。我接過書，連聲說“謝謝”。

那年，我在自己的書房里，于小台燈下讀完了《夜航船》的最後一頁。台燈里的鎢絲突然發出耀眼白光，猛閃几下後就熄滅了，台燈壽終正寢了。

我與伍先生交往的這些年，大都是相互交換讀過的好書，聊聊讀書心得，君子之交一杯水，文人之交一張紙。那年春上一天，伍先生突然叫我到他家去，只見他眼圈發黑，面色烏青。伍先生對我感嘆說，要是我哪天不在人世了，我這些藏書又托付給哪個啊？我說，伍大哥，你不要這樣說，考慮這個事情為時尚早。伍先生說，文人書房里的藏書，它最終的歸宿在何處，我們都得好好考慮這個事情。我那天還有事在身，同伍先生匆匆話別。

一周過後的一天上午，伍先生在路上突发心梗离世。我趕到伍先生的家，去到他的書房，書房里的藏書被伍先生再次歸類收拾得整齊齊齊。我凝望着這滿屋沉重的藏書，心里想，伍先生的靈魂騰空而去，剩下在這人間間的藏書，真正是太寂寞啊。

而今，我在一座城的書房里，又多了重量，書房里，有伍先生寫在一張小紙條上交代過的，他送我的幾十本藏書。  
(作者系重慶市萬州區五橋街道幹部)

## 書里的女人都穿些啥

□萬艷

卡耐基說：着裝是女人最好的通行證。有沒有發現好多小說里的主人翁好像是不穿衣服的？為什麼呢？作者在這些細節上不着一字，直接忽視而過，你當然無從得之。

文明社會，作為一名關注現實，書寫時代的寫作者，你怎么可以不在乎你筆下的人物（特別是女人），出場時持何“通行證”呢？

受過歐風美雨沐浴的錢鐘書先生，他筆下的女主人翁們可是張揚地持着“通行證”或高視闊步，或煙視媚行地出入《圍城》。

舉個最經典的橋段：“她穿緋霞色抹胸，海藍色貼肉短褲，鏤空白皮鞋里露出塗紅的指甲。有人叫她‘熟肉鋪子’因為只有熟食店會把許多顏色暖熱的肉公開陳列；又有人叫她‘真理’因為據說‘真理是赤裸裸的’。鮑小姐並未一絲不挂，所以他們修正為‘局部的真理’”。

“性”與“真理”，這花式的拼接，無禁忌的撞色，套用一句時尚界術語：鮮明激烈的個性表達。一新的不只是耳目，而是大開你的腦洞。

仍是錢老先生的《圍城》：“蘇文紈比去年更時髦了，臉也更丰腴得多。旗袍摺和西式，緊俏伶俐，袍上的花紋是淡紅淺綠橫條子間白條子，花紋像歐洲大陸上小國的國旗。手邊茶几上擱一闊邊大草帽，當然是她的，衬得柔嘉手里的小陽傘落伍了一個時代”。

一頂闊邊大草帽，足以讓一把小陽傘敗下陣來，不懂時尚的“直男”們哪會明白？比如魯迅。

魯迅先生是喝過洋墨水，也算見過世面的，只不過那是東瀛小國，他筆下的人物在着裝上就顯得老土單一得多了。

比如孔乙己的長衫，比如閨土、阿Q的毡帽，比如祥林嫂的烏裙、藍夾袄、月白背心……還有，那在文學大觀園里伶仃地站了一百年的豆腐西施一直沒出現的裙。初中時我你都背過：“只見一個凸顴骨，薄嘴唇，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，兩手搭在髕間，沒



《圍城》劇照

有系裙，張着兩腳，正像一個畫圖儀器里細腳伶仃的圓規。”

一句“沒有系裙”，沒有系裙總穿了衣服呀，大冬天的。穿的啥呢？仔細琢磨，按時令，按時代背景地方特色，豆腐西施應穿了厚厚的老棉衣棉褲，她得多瘦才能看出她細腳伶仃且像圓規？哎，反正魯迅說像就像囉，這麼生動的比喻你我也想不到。怪只怪周庄、魯鎮的鄉

人們物資貧乏，生活朴拙，在衣飾上也缺少發揮，我們不能苛責魯迅。

說了半天，我的重頭戲在後，我最想說的是我們的祖師奶奶——張愛玲，滿清重臣李鴻章的曾外孫女，張佩倫的孫女，中國現代文學中出生最高貴的女作家，沒有一。

時下流行的有句話：“貧窮限制了我的想象”，不管對物質（這兒重點在衣飾）的認知，還是對文字的把控，在張愛玲面前我們都是赤貧的。

所有形而上的材質在張愛玲皆可信手拈來與衣服混搭，它們在她的文字里華麗而滄桑地呈現，一件更比一件精美絕倫。

比如陷於情欲中男人眼中的女人：她穿着一件曳地長袍，是最鮮辣的潮濕的綠色，沾着什麼就染綠了。她略略移動一步，仿佛她剛才所占有的空氣上便留個綠迹子……

比如男女的調情：范柳原在細雨迷蒙的碼頭上迎接她。她說她的綠色玻璃雨衣像一隻瓶，並注了一句：“藥瓶。”她以為他在那裡諷刺她的孱弱，然而他又附耳加了一句：“你是醫我的藥。”

比如女人久等男人未至的不安：一種挫敗的預感，像絲襪上一道裂痕，陰涼地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。

比如為生命定性：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，爬滿了虱子。

……

她說過，再沒有心肝的女子說起她去年那件織錦緞夾袍的時候，也是一往情深的。一生酷愛奇裝異服的她，為何不能在自己文字的一畝三分地里任性賣弄呢？

只要你喜歡，那就放肆地、恣意地大撒把，在文字的天地里，隨心地鋪陳你所能，讓你筆下的主人翁大到命運起伏、生死輪回，小到日常所穿、所飾，為你所心。

(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)